





芳春共十五卷

孟子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十四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 任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告子章句上

孟子之論性善其辨甚力蓋此一字差則天下之事皆廢矣堯舜之精一執中亦只是性善上事成湯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常性即天命之謂性也性善之說有自來矣此性既是善然後君師之道可舉以賞善而罰惡抑邪而扶正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若說性惡或性善惡混則世間凡不仁不義無父無君之事何所不可為哉此孟子所以諄諄於此正所謂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也

邪說暴行二者相依以行凡有暴行必有邪說當時既有性惡之論則世道可知矣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殺人盈城殺人盈野皆恬然不以為怪可見學術之關係世道不細也○天德王道皆自性善而來此孟子之所以諄諄於性善之說也蓋性既善則父可使之以慈子可使之以孝為君者可使法堯之所以治民為臣者可使法舜之所以事君然後天地以位人極以立不然將相糜相刃弑父與君無所不至而曰彼性惡也柰之何哉且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安得有性惡之理為此說者是誣天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皆是性善故也黃氏日抄曰言性莫善於孟子孟子言性莫詳於此篇然為辨

告子發也非無故而言也已而繼之以人心得養失養之分齊王一暴十寒之喻究竟於合生取義本心之真反覆乎宮室妻妾外誘之感辨析乎養其小體大體之孰輕孰重無非歸之實踐履以全其在我者也性學之說至本朝愈詳晦庵集其成今觀孟子之言性如此學者宜熟論而深思矣尚騰口說者何也告子曰性猶杞柳也

杞柳杞柳○一物也有蒲柳有楊柳有莓柳陸佃註云生水傍葉粗白色理微赤今人以為車轂此見韻府○栝椹正韻云栝飯盃也亦酒器也以為飯盃蓋如今之漆碗也實屬木所為也椹未詳然其字從木從卷蓋卷木所為亦栝屬也○朱子曰栝椹似椹杉合子○椹杉即今杉桎也杞椹為栝椹者必是柳薄



板自有可開板之柳故獨曰杞柳也若今北方柳斗之類則用柳條編成不似杉合子也○大註若厄匱之屬正韻厄酒器古以用作受四升古字作𩚑師古曰飲酒員器也漢高奉玉厄為太上皇壽又云厄酒○匱盥水洗手器有柄可以注水古傳奉厄沃盥○若厄匱之屬小學註厄酒器匱盛水漿之器○矯揉矯者矯曲而使之直揉者揉直而使之曲

告子意謂杞柳柯生之物耳初非有栝捲在也必由人以製造之而後成栝捲人性本自啍啍蠢蠢耳初非有所謂仁義也必由人以矯揉之而後有仁義○告子意謂人性無仁義只有仁義胚質耳猶杞柳初何有於栝捲亦只有可為栝捲之胚質耳義猶栝捲也依新安陳說義字上脫一仁字

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栝捲病在為字上字思曰率性之謂道未聞以人性為仁義也

有是人即有是性仁義即性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仁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義也豈待矯揉造作哉告子是謂人生之初只有是知覺運動之蠢然與物同者而已及後來聖人方制為人道以教之却似杞柳之生初間只是根幹枝葉而已後來因人為之巧乃成栝捲栝捲在杞柳之外仁義在人性之外也○曰以人性為仁義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而仁義出於有性之外矣

性即仁義也今日性猶杞柳義猶栝捲則是認氣為性而性與仁義分矣豈所以論性哉○有生之初便有仁義今日以人性



四書章句  
孟子卷四  
為仁義則是謂人生以後却於性上另裁仁義也如以仁義為  
道而人性為惡矣豈不病哉○自親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類  
皆仁也自敬兄以致於敬長尊賢之屬皆義也皆性之本有焉  
者也○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明非人生所稟之氣也此即  
孟子告子論性之所以不同者○性者有生之心也是心也天  
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  
之心以為心此所以為性善也即所謂仁人心也凡草木核仁  
子亦皆是生意也○心之生理即仁也仁該四德本善此孟子  
之言性善不兼氣質言者亦有據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枤櫨止必子之言夫  
言杞柳之為枤櫨必有待於戕賊人之為仁義亦有待於戕賊

歟蓋人性本善循其性而行之自無非仁義也若告子之言則  
人性必待戕賊而後得為仁義此說一行天下之人皆以仁義  
為害性而不肯為矣故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必子之言也  
大註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以此一句就見得所謂以人性  
為仁義者之非矣○以人性為仁義是以人性本無仁義也故  
曰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如將戕云仁義歟此蓋據孩  
提無不知愛親及長無不知敬兄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噤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上見得  
性猶湍水也

告子之言以性無定體可善亦可惡孟子之言以性有定體有  
善而無惡其曰人無有不善此章之要指也



波流滌洄波流之勢滌洄也滌水勢旋轉未有所之也故曰決東則東決西則西○告子謂湍水無分於東西在所決如何耳人性無分於善不善在所習如何耳○決東則東決西則西以此喻性則善惡皆自外來矣何也湍水之東西非自為東西也豈不謬哉

強詞終難奪正理告子但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即此便見水之流下矣蓋所決之方其地無不下者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不必依朱子小註言水之流而必下可見水之性下蓋惟人則有性有情若水只是無情之物也故只是就下處便是性故曰是豈水之性哉又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亦謂順水之性也豈得為因水之下而後可知其性之下哉此說

似太拘○水無有不下是據見在實事說人無有不善亦須據見在實事說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也順字意自有若逆者安得有此○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人皆以為又是一重意非也上文所謂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者正以其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耳水無有不下者自然之性也決之東西而東西者人為有以尊之也孟子所答去了湍字○人無有不善據本然之性言所謂順之而無不善順字因下文反字意照出此句且莫用箇順字○朱子小註曰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蘊善亦可知矣於此孟子本意又添一重蓋湍就下字面而得然孟子本文上句只云人性之善未嘗言人性之發善



也蓋不必泥

既曰人無有不善而又曰今天水云者以天下自有惡者一脚須著如此解破○其性亦猶是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如何說其性文勢蓋言其性為人所逆亦猶水之為搏擊所使也如此方說得乾淨○告子論性於水中取箇滴水來說亦可謂費思索矣惜乎只是要成就一箇客氣耳○孟子之答告子論性數章皆是因其辭以折之自非義精理明天才雄辯者不能○看此數章須把性字做一題目告子是一樣說性孟子是一樣說性○性本善順之而無不善者所謂情之正也本無惡反之而後為惡者所謂情熾而動其性鑿天程子之論所以論性無論氣也○人性善惡之辨乃人類禽獸之所以分者故孟子不得

不切切然明白之也

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此孟子所以為性善也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此荀卿之所謂性惡也二者皆就情上認出但所認之肯不同耳此等議論得失之間便係綱常之脩廢民生之休戚天地之否泰

告子曰生之謂性

註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蓋生則有知覺運動無知覺運動則死矣○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而言依大文講可且未露出人物字以起下文○知覺屬心運動屬身○生之謂性告子此句是以生字貼性字欲性字有歸著也朱子曰生之謂氣生之理之謂性此句直剖斷得簡切雖孟子復生不



易斯言矣。○愚謂生之謂氣無不同也。生之理之謂性則有不  
同矣。然要之人與物氣有不同性。因有異。○告子曰生之謂性  
也。孟子曰生則人物之所同性。則人與物異。生豈即性之謂乎。  
告子謂生之謂性是混人物在其中。而不及省。夫人物之不同  
處。孟子一聞其說。便覺人物自是不同。如此說不得。胸中便自  
有天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一段說話了。故先難之  
曰生之謂性也。云白歟。是依他立說之本旨。為辭。故告子曰然  
繼之曰白羽之白。云云。白歟。告子於此。若以為不然。則不得謂  
生之謂性矣。若以為然。則犬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故朱子  
於猶白之謂白一條。便註云。則是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即下  
文云也。講本文不可於此處。就依註貼須要起得下文。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

犬之性猶牛之性。舉此只是牽過一步。以起下句。觀大註一則  
曰犬牛與人二則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皆不  
暇區別。犬牛之不同處。可見然。其實萬物之性各自散殊。此又  
在所當知。○犬之性守牛之性。順犬牛之性。各得其一偏。○白  
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以質言。與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  
不必同。而趙氏惠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者。泥矣。新安陳  
氏之說。自明白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  
白。質本不同。犬之性猶牛之性。依上文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  
例俱作不同說。○孟子本謂犬之性猶牛之性。而朱子只渾將  
犬牛對人解者。以人性獨善也。然其實一物各一性。如人亦安



能為牛之事乎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所謂性是孟子之所謂性也告子之所謂性邪曰是雖承告子之言其實反告子之意蓋歸於孟子之所謂性也只看與字可指明其不然也謂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也既不同則是孟子之所謂性無疑矣

饒氏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此章觀之未嘗不論氣也若不論氣何以說犬牛與人之性不同以氣為性至今猶有此說帝子云性者生之質也亦告子之意○性者有生之心也在人則仁義禮智皆有生之心也故曰性善在物則不能全者其在人則亦隨其氣質而有不齊焉

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蠢動也其字從春從虫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亦在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上見○既曰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矣而孟子之辨告子乃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何歟豈非人之知覺運動上有所謂仁義禮智者在邪故曰形色天性也雖告子之強辨亦不得以為與禽獸同矣此章孟子只是且斷倒告子之說而未及告以己意然意已在言表矣爭柰告子不察何○或曰告子自知其說之非宜亦知性善矣曰未也告子執拗其不得於言終不肯求之於心故曰告子之辨屢出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使其能自反而有所疑思而得之則當如夷子之憮然為問曰命之矣而孟子或門人亦必記之以申性善之說矣蓋終是執迷不



悟也

孟子之辨告子因杞柳為栝棗一為字便生出成賊人以為仁義之說因湍水無分於東西一譬便生出水分上下之說因生之謂性之論便覺得人物同其生而不同其性遂有大牛之性猶人之性之說蓋義至於精而觸處皆通凡詖淫邪遁之辭皆無所容其喙也○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生字稟字內已是有氣質以承受之矣就如曰天命之謂性天命便是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即有氣數在矣豈真有氣外之理哉○按朱子又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如此等語理氣二者對舉並言全似兩物然惟究竟其

實如曰性形而上者也所以必帶形言者厥有旨哉其先言莫不有是性而後言莫不有是氣者蓋尊理也亦如易大傳先言形而上者謂之道然後言形而下者謂之器也雖先言道然究其實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外乎陰陽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章

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二者并舉而一欲學者兼致其力故告子言仁內義外見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求合於義以矯孟子之說都是要與爭衡以主張斯道之盟意思○味告子之意固不以義為性所有亦非全以仁為性所有也蓋他認性在知覺運動上則性非全是心中物了性既認得差仁又認得粗夫仁者理也愛是情也他這說又以情為性是義外之說固非仁內



之說亦未是。○告子此說是言愛由心生故曰內若事物之宜則在彼故曰外語類亦以食色入仁義說仁愛之心生於內如甘乎食悅乎色亦是也事物之宜由乎外如所甘之食所悅之色亦是也。看大註一故字但不可局限如此說如下文所謂吾弟則愛之長楚人之長都說得仁內義外意須活看雲峯之說亦是但欠活食色特知覺運動之兩端耳。○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而告子只以心之愛為仁德字理字都無了此正當以生為性一類義者心之制事之宜而告子只以事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了蓋事物之宜雖若在外而事物之所以得其宜則不在外也。朱子曰告子先云仁義猶括樁其意本皆以仁義為外既得孟子說方畧認仁為在內亦不以仁為性之所有但此義差

在內耳

仁內也內字是仁字却未是。○此章告子之言分明是因屈於首章仁義猶括樁之說而為此以求伸見孟子之言未盡然也。蓋告子言仁義猶括樁則仁義皆非性之所有皆在外矣孟子言不待成賊人以為仁義則仁義皆性之所有皆在內矣至此告子才畧覺前說未穩乃轉云仁是在內矣義則終不在內也。云但仁字認得粗故未為全是。○仁內也告子性字既說差則仁字終不說在內亦非其本肯矣屈於孟子之辨而不能自違姑以仁為內耳若詰之曰汝既云生之謂性則仁亦安得為內耶且仁曰愛似近之而彼所謂仁愛又指愛欲而言尤為肯戾也。



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

謂非先有箇長之之心在我也明其在外也

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止之者義乎

言汝以白比長終是比不得更有一說汝以長者為義乎長之者為義乎據本文當有兩節意

告子以白喻長孟子承而答之以為白無不同長則有不同即其不同處便是心之制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內乎且汝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以為義在外不知汝是以長者為義乎以長之者為義乎如以長者為義則義可為在外若以長之者為義則義非外矣告子雖強辯亦安得而以長者為義乎此二句尤見孟子雄辯之聲策處若上文白馬白人不同長馬長人不同此亦

是告子道理到爛熟處應對之間自然左右逢原道理明暢也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以彼為長則一而施於人馬則不同

施於馬只是口頭而已施於人則有恭敬之心馬若驟以我以

彼為長却是口頭而已者非也因告子不知察此故孟子從而

闢之義在我長之之心在人則長之之心至在馬則長之之心

不至○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只是指長人一邊更以下

文然則嗜炙亦有外與照之足知不是無長馬長人也只是長

之字重○告子以義為外全在事之宜上孟子以義為內重在

心之制上所謂白馬白人不同長馬長人不同只見得心之制

大抵告子彼長而我長之之言專指人至于孟子方分人與馬來闢他末句且謂長者義乎二句則是據告子所云者而轉以辨



之似專指人言更以下文告子所謂長楚人之長亦與吾之長  
證之可見○朱子大註云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  
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如此則是無言人馬矣下  
文註義不在彼云云之心彼我我字元與上文一般  
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

告子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所主在我故有所擇  
也可見仁愛之心生於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所主不在  
我惟長是視耳可見事物之宜由乎外○吾弟則愛之秦人之  
弟則不愛也言強奪得我之愛也可見仁在內長楚人之長亦  
長吾之長言沒不得人之長也可見義在外

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

大註云彼主於我故仁在內欲主於我故義在內  
之分也孟子答云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人固有然者嗜  
人之炙亦嗜吾炙物亦有然者久固在外矣然而嗜炙亦有外  
歟炙在外而嗜之則在內長在外而長之則在內義不在外明  
矣此即上文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之說尤見不必無人馬之  
長說○究竟彼白而我白之亦可見義之在內但告子不察孟  
子亦未暇與辨此以就白上說意頗晦爾○義者事之宜以處  
得其宜者言非全據事言也若全據事言則義外矣故朱子於  
義人路也下云義者行事之宜加一行字尤見謹慎

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當時告子之徒皆以謂義外孟子之說專以為義內孟子子所



見亦以為義外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問於公都子曰人皆曰義外孟子獨曰義內以予觀之亦若在外然不知孟子何以謂義內也公都子以義主於敬故以敬之一節明之曰有人於此在所當敬也行吾心之敬以敬之是敬由心出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此答是正理如此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此即上章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之意蓋當時彼長而我長之之說公都子與季子皆熟聞之故公都子亦即就敬長一端以發孟子之意云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

孟子子未達然亦善難意以敬雖在內然吾所以用其敬者則

在外也故曰假如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孟子子曰如此則吾不得而自主所敬在兄當酌之時所敬又在鄉人之長者惟視其在外者而轉移義果在外非在內矣此處公都子就可答之所敬在此所長在彼因時制宜不在我乎而義內之說明矣惜乎見未到此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言鄉人之長於吾兄者不多不足以奪吾天倫之親之敬也故曰敬兄曰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意謂鄉人外賓且少長也吾兄雖當敬然酌之際不可少讓乎蓋雖讓鄉人之酌而敬之在吾兄者終無損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蓋鄉人若不長於伯兄則敬伯兄固無疑若五年以長十年以長則其敬鄉人亦無疑○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



誰敬曰敬兄此問亦是用術處蓋知主義內者必曰敬兄有吾弟則愛之之意却然後出得酌則誰先一句以搖奪之曰先酌鄉人季子以為如此則吾敬兄之心不得自由而敬為外所奪矣安得為義內○所敬在此庸敬也所長在彼亦斯須之敬也不可太泥敬與長之別故大註曰敬長之心云云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公都子若答季子云所敬在此庸敬在兄也所長在彼斯須之敬在鄉人也則盡之蓋公都雖得孟子之大旨而未深得孟子之精意不能如孟子之雄辯故不能答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即可做其所難者而反難之則因其辭以折之易矣汝其應之曰敬叔父乎

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弟在尸位故也子亦曰向者所謂先酌鄉人者亦以鄉人在賓客之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因時制宜皆由中出可以見義之果在內矣叔父之當敬於弟比兄之當敬於鄉人之長者尤為分明故孟子復設此難意亦一也○敬叔父乎孟子設此難直是要得他在位故也一句出來而因以折之○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其實非敬弟也以弟當祖考也若直尋季子之言而答以在位故也則恐其不服故假辨而先發其在位故也之言然後以例釋之而因以折之孟子若為大司寇極長折獄

孟子卷一

一四



公都子所答全是了但無孟子之警策亦其於道理未至精熟地位耳季子聞之曰當敬叔父時則敬叔父當敬弟時則敬弟所以因人用其敬長果在外也此即上文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之說公都子乃以所易見者曉之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云○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言敬由外生也

同一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也但季子所認則叔父與弟字重敬由於人也孟子之說則敬字重敬出於我也季子之說是謂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也孟子之說是謂吾之敬施之於叔父與弟也如天平稱物一是按下此一頭而彼勢輕一是按下彼一頭而此勢輕畢竟有個定理所在○大註此亦上章嗜炙之意皆因其所明而通之但上章是承食色言此章無所承

但亦季子之所明者也須看孟子所以諄諄然力爭一個義在內是其意思蓋義外之說自性惡而來義果不在內則性惡不得為善矣人性須是仁義二者全且若有仁而無義則失了一邊道理非人心之理之全體也故范氏曰二章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知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性無善無不善也謂不可以善惡名也如知覺運動善此知覺運動也惡亦此知覺運動也又如甘食悅色善人亦有之惡人亦有之安得謂專是善也蓋以氣言固無善惡之分若以理言則人之性惟有善而無惡矣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蘇氏謂堯舜以來不得已而曰中曰一



中謂不分上下也一謂未分二也○胡文定曰性不可以善言才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嘆之辭以性善之善為贊美之辭則性字只渾淪一箇性無善亦無惡也○胡五峯之說凡人之性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此似孟子之說矣而繼之曰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則又近於無善無不善之說蓋緣孟子論性不論氣欲附孟子之說而兼夫氣耳不知告子所謂氣又非孔子之所謂氣質不同者性誠難認哉○語類云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

以紂為比之子且以為君  
微子啟王子比干朱子曰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

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按王子字正如公子之類則比干為紂之親戚明矣書經微子篇小註王肅曰箕子紂諸父家語曰比干紂諸父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朱子曰此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又曰三品只說得氣稟然氣稟不齊或相十百萬豈但三品而已哉蓋孔子四等之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是其中有可及之理蓋不妨於本性之善也今日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則是初生時便填定了人品無復學問之功無復克念作聖之理  
性無善無不善謂全不可以善惡名也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



善謂性無善惡習而後有善惡也有性善有性不善謂有等從來是善有等從來是惡三說俱以明不可專謂性善以碍孟子之說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此以為字只如謂之相似與中庸不可以為道之為字同蓋情是無意發出者不可謂情去為善也集註云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以為字俱當如此認或者必致疑而未之信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言但見天下之人其情之發無有不善者則知人之性無有不善矣蓋性既是善則無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本但可以為善則所謂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非矣人性既皆善則所謂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此二

句已包下文許多句意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所謂情也有不善者乎其情其字可味謂性之動也一說非也其指人言大註自明則可以為善矣此善字說情乃所謂善也說性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既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然人之為不善者又何也或者必以歸於才殊不知才出於性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為他剖折使不為性善之累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朱子曰是無形體說如說材料相似所以無形體說者謂目之能明耳之能聰心之能思手容能重足容能恭之類豈不是無形體說豈不是如說材料又豈不是人之



能也○當以情串性以才串情耳才猶材質須看猶字如耳目有聰明之德手足有運動之妙時乎仁也而能慈愛時乎義也而能裁制時乎禮也而能敬讓時乎智也而能分別此皆所謂才也才其有不善者乎其有不善者用才者之罪也失其本然之才也

或問情與才如何分曰性之發為情性之能為才如仁性也發而為惻隱情也其能以之親親仁民而愛物則才也如義性也發而為羞惡情也其能以之去惡從善敬長尊賢則才也此皆天地之性之所為也但其發於情者亦藉氣以形而其所以為才者亦藉氣而運之故隨其所稟而有賢愚之別

以良能字來解才字最切○情是心之發動處才則指其心之作用處說是情以後事然皆自性中來如此說才儘明矣才本善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反之而後為惡○才主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問性與情及才如何分曰性之仁在內者也如見孺子將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生者情之發於外者也於是即趨赴而救之者其才之善若夫不肯終救之者則是怯害之念起而自遏其不忍之心矣豈其才之罪哉

惻隱之心

人之情本但可以為惻隱而不可以為殘忍本但可以為羞惡而不可以為無耻本但可以為恭敬而不可以為倨慢本但可以為是非而不可以為無別須要認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數字



為好字面仁義禮智亦然所謂情善性善者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是非之心智也此即上文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然人多未得其精意蓋曰惻隱曰羞惡曰恭敬曰是非此皆是好字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曰残忍頑鈍驕慢昏昧則皆是不好字是情不善矣其曰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亦一一至好字故曰乃所謂性善也此段只用咀嚼此數箇字面而孟子之意彰彰矣可惜前日會試程文所說不及此意也○惻隱之心情也仁是性也此四句要說出因用以著其本體意

不思不求○思以心言求以用力言思在前有求則有思矣故上云不思而求之畢竟思求亦才也不能盡其才者不思不求而擴充其善端也但不可謂不能盡其思求之才當解云思求便是用其才處○通章都是因情以著性

詩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就蒸民上說民之秉彝指則而言懿德亦指則而言好是懿德者人之情也人情如是可謂善矣情善則性亦善矣天生蒸民一條當云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其所為不善者果非才之罪矣

引詩四句故好是懿德一句最重此句正是其情之可以為善處緣此就見得人性之善也即上文之意○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學記下第九板云問彛而言秉何也朱子曰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愚謂此說秉字似太著力大抵性是



八元來所挾帶的蓋人之所以為人者全在此如官之有文憑  
然故曰秉彜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此懿德也孰不好是為父  
能慈為子能孝亦懿德也又孰不好是孟子他日又曰心之所  
同然者理也義也理義即懿德人心所同然即所謂人之情無  
不好是懿德者或專以為好他人有德者拘矣人心之天皎如  
日月是非好惡灼然自辨如食物在腹冷暖自知自然好懿德  
也○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不可  
因上句性字下句情字遂謂是性善而情亦善者看上句是人  
所秉執之常性也乃指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  
孝之心似亦為情矣上文則字即是○則也夷也懿德也一也  
自物而言則明非塊然一物也自民而言用夷字謂民之有常

性也自人所好言用懿德字以其美而好之也各有攸當可見  
古人用字之不苟處蔡氏所註未切○程子曰性即理也指心  
中之理也故為性不然何處不是理愚謂性雖是理然此理實  
著於氣且仁而無氣如何能愛義無氣如何能制其宜禮智皆  
然但不雜於氣耳○程子性即理也理是正理乃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得以生者也亦所謂天地之帥吾其性者也有何不善  
故曰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但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  
者為賢則能以其才而盡其性稟其濁者為愚則其才有未至  
而不能盡其性若學而知之是曰有性焉而不謂之命則氣無  
清濁皆可至於善以氣質之濁不能掩其本然之性也湯武身  
之是也



畢竟性自是性氣質自是氣質不可與性混也程子曰性即理也此句所以為有功於性理者緣前面自荀子楊子至韓子胡子一向俱以氣為性而性之義不白於天下者千有餘年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蓋繼之者善也是天命流行時未有形在也既賦形後則有氣質之性矣謂性安頓在氣質隨氣質之清濁而為等級也曰氣質之性便是對天地之性說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者也氣質之性即才是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謂始初天地之性雖為氣質所濁但經克治則初性復還矣○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弗性謂弗謂之性也○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昏明以知言強弱以行言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謂復其初也不是謂未反以前而天

地之性不存焉也雙峯之辨頗費力○天地之性者天地以生物為心也此即天地之帥吾其性也天地之帥即元亨利貞四德也元亨利貞即生物之心也利貞雖屬陰實以成其生物之功耳○氣質之性內自有天地之性在矣故性相近也章註曰此所謂性善氣質而言也即繼之曰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此處最要分明不可硬作對語○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首篇言矯揉謂性本惡必矯揉乃可為善此章言矯揉謂氣質之性有未善必矯揉乃可復於善其歸不同也

富歲子弟多賴

多賴多暴多字有斟酌富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能為善凶歲人家子弟未必盡至為惡○賴字最有意思有所賴藉自不甘致



其身於惡地此二句重在下一句故下文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爾然也不曰降性降情而獨曰才者就所為上為切○於子弟而一曰多賴一曰多暴殊也然一則曰富歲子弟凶歲子弟則非天之降才爾殊則是所以陷溺其心者然矣

此章正為性善而發蓋孟子言性善雖公都子之徒不能無疑則後世之信其說者寡矣故孟子於此反覆譬喻而極言之以曉當世之人也其首節言同是子弟也何富歲多賴而凶歲遂變而多暴哉其為衣食不足之故而陷溺其心灼灼無疑則其得以咎其本性哉此論蓋已切至矣○又以麩麥一物而及凡物之同類者舉相似以明人類之無不相似者此下則言人

類之相似者言之謂人之耳目口鼻之類無一不同者乃獨其良心而有不同者乎其說亦詳其意益切無非欲使世人曉然無疑於性善之說而相率以入於堯舜之道也以下數章皆同此意聖賢之畏天命也如此

今夫麩麥

麩麥猶言麋鹿鴻鴈麋鹿之大者鴻鴈之大者麩大麥也○一說麩麥只是一物未然○以下三句比陷溺其心此處只要說同意第三條當與第一條對看此正以比上文云似非譬也看第三條過接處及通章過度處

今夫麩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勃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孰矣何嘗有不同雖其間不能無多寡之不同則以



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在舜麥且有不同哉總見  
同類相似之意不必依新安陳以此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陷  
溺其心有不同也觀下文接云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可見蓋  
所謂養其心與陷溺其心之不同意實在言外通一章者可見  
蓋聖人與我同類而人心皆同然乎理義如此然則其所以不  
同者非以陷溺其心乎○既曰播種而擾之其地同又曰則地  
有肥磽何歟蓋同一地也特有肥磽異耳不必言園地之大小  
同肥者地也磽者亦地也

故凡同類者

舉舜麥一物而見凡同類者之舉相似○同類與相似不同同  
類以舜麥言舉相似如下文云云至皆熟矣

聖人與我同類者

直是言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應上文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此比  
前章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其意更顯○聖人與我同  
類者分明是說性善之同不雜氣質言若氣質安得盡同  
今夫舜麥至聖人與我同類者是即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  
故龍子曰以下至猶芻豢之悅我口即是人身之所同以見人  
心之所同如此則人性皆善而可以為堯舜矣此孟子立言之  
意也

不知足而為屨云天下之足同也

此二句蓋孟子承龍子之言而什之而自此以下二條皆孟子  
之言也至故曰又非引古語或以此下三條皆龍子之言似太



迂矣○蕞草器也即今之草包而小者泉州人謂之裹積積去聲論語有荷蕞而過孔氏之門者即此註亦云草器也

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於字重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天下期於易牙言必以易牙所調者為美也期與約同意亦必也

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人也不知何代人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狡童則子都春秋時人名矣

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二句可見人心之同然乎義理之實也此聖凡所同也○在物為理見成者也廢物為義所裁制者也故曰體用之謂也此與

義亦小異乎章解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小

註道是舉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而言如君仁臣敬之類義

也其所以仁敬則道也所以仁敬者出於天理之自然也理義

之悅我心如他人所處合理吾固悅之如自已所處合理吾心

亦自快愜是皆可見理義之悅我心也此方是人心之所同然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是其日夜之所息

氣化流行未嘗間斷人與物日夜皆有所生長也故此章於兩

節皆言之

日夜之所息人與物皆然故六七十歲和尚亦須髡髮以此可

見其良心亦然又如竹筍之發日間所長不如夜間所長之多



蓋日間遇陽氣燥熱亦有旦晝枯亡之意不如夜間所長之多也草木之旦氣獨盛

此豈山之性也哉

山以生物為性猶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全是引起以譬喻下文一節

雖存乎人者二句

此句承上文言山之必有材此在山者然也雖然在人者亦豈無仁義之心哉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

所以放其良心者指物欲言物欲伐良心斧斤也且旦指日間言與旦晝旦字同與旦氣旦字異旦氣獨謂之平旦之氣清明

之氣也

且旦而伐之

且旦即旦晝也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此旦氣即夜氣所發者其曰日夜之所息兼日而言其究亦一也夜氣所存即夜之所息者夜氣不足以存則旦氣遂不能清而所謂幾希者亦滅矣是人見其禽獸也

平旦之氣雖是未與物接之時然心已有覺了故好惡與人相近如鏡既出匣其中便有影象矣李延平教人常自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何如是亦可見其雖未與物接而已有覺了且晝終有別且早間晝通日言然此旦字又與平旦字小異蓋平旦之氣未枯亡者也此旦又在平旦之後○初間則日夜有



所息及枯之反覆則惟有夜之所息矣枯之反覆專指且晝言  
 言其枯而又枯日復日也一說不然以大註云反覆展轉也而  
 申言之曰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  
 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云為處愚謂晝之所為有以  
 害其夜之所息分明是害矣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  
 豈亦夜氣之言且氣乎蓋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正  
 以是上句意耳其實枯之反覆只是且晝之害日復日也○枯  
 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上面則以夜氣所息之口氣對且  
 晝之枯言此則以且晝所枯之及復對夜氣不足以存言多  
 少有截分明大註云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者只是  
 是上句意正以見其口氣所枯之及復也而又繼之曰至於夜

氣之生日以寢薄益可見矣

故苟得其養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辭俱平說山木人心意則重在人心大文  
 是如此集註亦是如此辭所以必兼平說者以無物二字明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

操則存云文勢上虛下實正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  
 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操則存舍則亡其存其亡只係乎操舍之間固以見其得失之  
 易而保守之難也忽然而出又或忽然而入出入無定時也惟  
 所操舍耳在心之出入豈有定時哉出則在外入則在內亦惟  
 所操舍耳在心豈有箇定處莫知其鄉也其出入無定時亦無



定處者亦見其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耳。操便如何為存舍便如何為亡。蓋人心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舍則逸於外而不能主乎一身矣。莫知與出入無時。自是不同。予故於出入字下兩箇忽然以貼無時之意。莫知其鄉或在內或在外。而其在外又各有彼此之別。看來只是內外意。上文皆然。莫知其鄉亦只就或出或入之無定上見得。

心之所用只在禮法之內。則為入。是能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也。若逸於禮法之外。則為出矣。故曰心豈有出入亦以云。○大註云以明心之神明不測云。要者以明二字。○神明不測。無得失言。○惟其得失之易。故保守之難也。非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二句。專謂保守難。操則存舍則亡二句。專謂得失易。○

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如此則莫知其鄉亦須從操舍上說。故他日兩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就該下二句意。又曰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敬以直內。無動靜言。可見大學正心無動靜。故上云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

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

無惑乎王之不智也。言其不知有由也。○暴之陽氣之發舒也。故生寒之陰氣之閉固也。故不生。今冬氣凝固。則萬物皆閉。其生意所以冷氣只管後一截。暴之所謂日以暍之也。又雷動風散。雨潤日暍。不可一無。

無惑乎王之不智也。據見在言為是其智。弗若歟曰非然也。言非其本然不知也。由其不知親君子故耳。一暴十寒。正謂其接



賢士大夫之時少也此便是鴻鵠將至之說也非全判然二意也是就一暴十寒上說他不專心於賢者是以小人養之以惡則愚

使奕秋誨二人奕

使是役使非實事也奕之為數數技也

為是其知弗若歟曰非然也

本文為是其智弗若歟曰非然也是承上文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者說來上段不智直就王說此段語末乃見王之所以不智處

此章之旨謂無怪乎王之不智也蓋君子踈而小人親也使其能專心致志於君子則君子日親養之以善而智矣今也不然

故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無怪乎其不智也二節一貫意故引程子范氏之言於後貫兩節意也使王若專心致志於孟子豈容其一日不在側乎

新安曰孟子之於齊王既進見時少無以勝衆邪之交蔽而齊王之於孟子又聽信不專有以分其心於多岐蓋不知只由齊王之進見時少而無以勝衆邪之交蔽也使其能一意於孟子而惟其言之為聽豈容孟子之進見時少耶一日三接可也語至夜分亦可也孟子如奕秋誨齊王以奕王一心以鴻鵠將至而不能惟奕秋之為聽此即所謂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故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孟子此章雖有前後二譬然只是



四書卷之四  
一齊王也所謂天下易生之物而一暴十寒者齊王也所謂奕秋之所誨其一人雖聽之心以為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者亦此齊王也則豈可不求其意之貫哉况同是論王之所以不智

涵養氣質董闢德性○氣質與德性不同氣質謂剛柔緩急之氣涵養之使其中和不偏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薰陶之使與聖賢同歸也○告子一篇全是發明性善之言就如王之不智一章亦是此意如云為是其智弗若歟曰非然也便是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魚我所欲也

自魚我所欲至賢者能勿喪耳是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此本心也人人所同也自一簞食一節正謂人皆有之至末則是說衆人之所以喪其本心也此章亦見得人性皆善其不善者乃陷溺其心而然也○所謂二者不可得兼固不止謂簞食豆羹得失生死之際但新安以為是說托孤寄命之大節時事則亦似有未盡者如孟子答滕文公以效死勿去子思之守死於衛民生於三惟其所在則致死之類是皆死生取舍所在也○凡古人殺身成仁奇偉俊絕等事亦皆只是性分內所當然者而已所謂秉彜義理之良心也故此章舍生取義處不必說是賢能如此且說個義理之心人所同然者如此故一簞食一豆羹條註云只是羞惡之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



所欲有甚於生者即是義所惡有甚於死者即是不義大註云  
 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此眾人雖聖人亦在其中又  
 曰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彛義理之良心此亦通眾人而言  
 故不以賢者及君子等對上文眾人字也下文眾人字則對賢  
 字說矣

但曰賢者能勿喪耳便見眾人喪之  
 一簞食一豆羹

蹴爾尤重於噉爾故乞人亦不受○噉爾而與之新安陳曰如  
 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檀弓曰齊大飢黔敖為粥於路以  
 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負貿然來黔敖又奉食又執  
 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

也從而謂焉然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歟其嗟也可去其謝  
 也可食○嗟來之食其人不受而死曾子曰微歟其嗟也可去  
 其謝也可食故孟子云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  
 君聞之曰云周之亦可受之免死而已矣此意得禮義之中  
 時措之宜乃孟子所傳於子思而子思得之曾子者也可以見  
 孔氏之家法不為已甚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以所識窮乏者得我併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者言之可見聖  
 賢之精於義○總註云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同有是釋前五  
 節之意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禮約於宴安之時  
 則釋後三節意也○新安陳以為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



并前一節舍生取義處論之者非也似不知生亦我所欲也只看義亦我所欲一句即是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非所謂人所固有者乎至謂二者不可得善舍生而取義者也正亦以良心之自然知所擇者言也如此干張巡之徒只是能不失此心耳以此推之則其謂舍生取義就托孤寄命大節言亦不喻孟子之意矣

牛山之木章是存養之功魚我所欲章是取舍之分此章總註最要看得好危迫之際尚可能忍憂安之時乃就利焉可見省察之功不可頃刻而或忘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故反而名之曰人心蓋仁本是心之德也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今乃曰仁人心也乃是反而名之謂及歸諸心者也○小人亦有心今日仁人心也指其心體之本然者學問之道無他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皆是也此學問兼知行與中庸道問學同故求放心亦學問中事但取其要耳

味無他字見得非是先求放心只是其道在求放心也集註自明人或誤者耳至引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云下學而上達

也則益明矣○或疑朱子曰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云似有先求放心之意非也蓋學問以求放心為要下學也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求放心則是下學之事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



也則先求放心之說非矣其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者事字對道字非一端字貼無他及對而已矣字○然則今之為學湏以求放心為主○學問兼知行事字與道字相對者事只是事目而已道則其所以為道也大註云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達字固亦兼知行也○大學或問云不先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根本豈可謂學問大道不外乎求放心哉小註朱子曰學問二字學字不止是求放心便休着自能尋向上去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非人所緊要者故謂無名指無名者以

其不切於用疑於無其實也故謂之無名指然未有所考嘗疑之○指有五一大指二食指三中指四無名五小指蓋巨大也食指者人之所食以此指為力也將指者左傳吳國闔廬傷將指言其將領諸指也又曰手之取物中指為長故二與三皆曰將指楚人獻鼈於鄭子公之食指動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鄭解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不遠秦楚之路孟子魯人也在齊亦最久自齊魯而視秦楚則為遠耳非謂自秦至楚自楚至秦也對桐梓言之則曰身自身言之則有心指之分隨所在分輕重使人知所重也下二章只是此一意重出

人皆謂孟子長於辯喻不知此孟子之不得已也如佛氏說禪



只一言半辭指點便欲語下領會有曾子曰唯之意孟子謂時人或溺之深難於曉悟也故多設譬以開之如山水鷄犬梧櫨檟棘之類不一而足聖賢豈樂贊辭哉訓蒙士之意耳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

凡養之者莫其有進益也今於桐梓則知養之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以自進於高明之域聖賢之歸豈其愛身云愛身者內而一心外而百體莫不各有養之之道陳氏一說最精且備宜詳玩之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

身以心為主與上下章意同觀下章言人之於身也無所愛而曰無以小害大可見但此對桐梓言故只曰至於身而不知所

以養之所以養之者治其心而已○一說拱把之桐梓只言微小之意以明身之為重也人苟欲生之只是養令生活未及與其長進之意

體有貴賤有小大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看來賤而小者耳目手足之類皆是朱子專以口腹為小體者因孟子下文專言飲食之人養小失大而云耳學者要當推類以及其餘孟子要只是舉其一端在人所易曉者

今有場師令其梧櫨

梧櫨即桐梓也故集註云梧桐也櫨梓也皆美材也○梧櫨二木名檟棘小棗一物也詩凱風篇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傳曰棘



四書章句  
卷一  
三十一  
小木叢生多棘刺難長故曰非美材也小註字書棘如棗多刺木堅色白者為白棘實酸者為檟棘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只是取譬之辭孟子非實以肩背為大者所在也此章總重在心志故以為失肩背之喻亦謂不能顧其大者耳○今有場師至則為狼疾人也正是養其小者為小人意但未可說出至下文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方說出上文且譬以起之正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金重於羽二條起取色之重者一條

孟子此數章警策人尤切至曰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曰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曰弗思甚也曰養其一指而

失其肩背而不知也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

孟子之學惟於思之一字着力最深故每以此覺人一則曰弗思耳二則曰弗思甚也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亦思也至於所引誠之者人之道也亦改誠之為思誠其喫緊之意可見誠以人之所以為人者心焉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又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之於人大矣○語類鈞是人也章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只說一句先立乎其大者○又曰只是要常惺惺趙昌父云學只緣斷續處多白只要學一箇不繼續○茫茫堪輿以為堪者天道與者地道正韻



註只是任也之類又註與哉同至下字曰龍則註云一曰與哉同又曰龍浮屠塔下室愚意所謂堪者對輿而言當是此意且輿之類也但不知出於何書○以堪為天道不知的為何恐謂於物無不覆也輿者易大傳坤為輿○一說堪任也只是謂任載之輿指人在天地之上而言在地之上則在天之下矣亦一理也○問集註所載范浚心箴銘不知范曾從誰學曰不曾從人但他自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向見呂伯恭甚忽之問須取他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恁說話人也說得到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仁義兼舉體用道理已盡了忠信則仁義之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無一之不實樂善不倦則仁義之實者又無一息之間斷謂之天爵者非人所得而貴賤者也○仁義可欲之謂善也忠信有諸已之謂信也樂善不倦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雖大而化之之聖亦樂善而不倦者也故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亦樂善不倦者也○註曰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如此方得爵字如良貴也要說出飽乎仁義令聞廣譽施於身方得貴字意思出

終亦必已而已矣

與仁之勝不仁章俱是說自家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四書卷之四  
貴之一字以所崇重而得名也但所崇重者皆謂之貴如祿爵固在所崇重如仁義尤在所崇重也故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在外之貴也即人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在內之貴也即天爵也○良貴良者本然之善也指所性之貴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不必兼言其拘於氣稟也只可說是蔽於物欲而弗思蓋孟子言性善不論氣質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大雅既醉首章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傳曰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

葦之詩言享其德恩惠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愚按詩德字本指恩惠蓋主人之德也今日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則是在我之德也非指出於主人者也斯亦斷章取義如易之黃牛之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

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不願謂無所慕於彼也非謂有厭薄不願就之意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及其不熄則人從而謂之水不勝火正由我之為仁不力故爾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以吾觀之此人心亦且厭倦怠棄並與其所為杯水之仁而亡之矣如此說方



與總註言為仁不至而不反求諸己者合也。○不熄則人謂之  
水不勝火謂仁真不能勝不仁也。此議一興則不仁者得助矣  
故曰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不知其所以不勝者以吾為仁  
不力只是枉水之仁故也。○集註兩人字不同則人遂以為真  
不能勝此人字對下文我字即下節所謂此人者也。  
仁不仁以二人言非以事言。孟子此為當時之君言。梁惠王以  
能行小惠而訝其民之不加多於隣國是正所謂不熄則謂之  
水不勝火者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但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有不熟不如莠稗便見美種之不  
及熟為可恨而非有慕於莠稗也。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美仁而不熟。友不如他道之有成。然則為仁者可不務至於熟  
哉。○大註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此意似  
尤重人多專主此而不欲該下句而不知孟子必曰夫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矣。必令人專熟仁者何意。豈非又不可以仁之難  
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朱子一日舉孟子五穀者種之美者  
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誨諸生曰。和尚問話。只是一言兩句。莠  
稗之熟者也。儒者明經若通徹了。不用費辭。亦一言兩句。其理  
便明。否則却是五穀不熟。不如莠稗。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

任人有問屋廬子其曰有者任國之人固多記者不得其姓名



故云任人有問於某者

任人曰食色以禮固然矣然有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者當此之際尚必以禮乎以禮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者當此之際亦必以禮乎蓋任人此言是指食色之重而禮之輕者言也故孟子以為寸木高於岑樓一鈞金與一輿羽也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

如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當此時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若必俟其再三禮請然後就則不得食而死矣若稍俯從權變往就而食之亦可以濟如韓信寄食於漂母光武滹沱麥飯要皆非禮食者若以此與紛兄之臂而奪之食者較之又不同矣

不以禮食則得食謂如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類朱注如紛兄之臂之甚也不親迎則不得妻謂其家貧不能舉六禮之類未至踰東家墻而樓其處子之甚者也。任人所謂以禮食則飢而死一條亦是以處常言此言亦是一段道理不可以為非所問故孟子不關之使聖賢處此亦有為之者故曰亦未嘗膠柱而調瑟也但只是不揣其本耳故須有孟子後一段說話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得妻不親迎則不得妻必親迎乎此所謂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色重者其不揣其本金重於禮而節正是喻此意思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此本不為輕但以對飢而死以滅其性



不得妻而廢人倫則為輕耳。○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云云此問所謂必不得已者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二句且虛說言不取下齊而徒取上齊則寸木可高於岑樓矣喻不以禮與食色輕重之大分較之而但以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則食色固可重於禮矣下條金重於羽亦是此意。○岑樓岑山之高銳處也故註云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

金重於羽者

一鈎金鈎帶鈎也金帶鈎古有成語鈎有曲義漢書曰直如弦曲如鈎。○帶鈎古今束帶其帶有鈎今官人腰帶皆然帶鈎以

金為之其金最不多此金字五金之總名想帶鈎有以白金為者有以黃金為者又有以赤金為者赤金銅也今人多用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爭一本作事

左傳子糾之爭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佯死得先入齊遂立之漢馮異嘗述對光武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者此也。○按此則帶鈎者腰所服也以金為之故曰一鈎金又有曰金帶鈎

不揣其本至一輿羽之謂哉咏文勢語意亦相承信任人之論蓋不揣本而齊末至使寸木高岑樓者也然此非以論禮與食色之輕重也

不揣其本金重於羽總是一意或曰既是一意何為兩喻曰此



不拘如今有場師舍其梧櫛下文云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豈不是兩喻一意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

往應之曰以禮食則飢而死食之重固然矣然必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所犯於禮者亦大矣則將紵之乎蓋寧飢而死不可奪兄之食以苟生也親迎則不得妻色之重固然矣然必接東家之處子乃得妻則所犯於禮者又重矣則將接之乎蓋寧不得妻而不可接人之處子也故曰禮與食色皆其重者紵兄之臂至則將接之乎蓋如此則依然是禮重而食色輕信如屋廬子之說矣孟子之言所以伸屋廬子之說也

往應之曰一條是於色食與禮兩邊各舉其重者而權衡之則禮之重於食色也彰彰矣此孟子之所以為善辨自漢以來未見有善於析理應變如此者○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與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者二意此是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彼則禮與食色皆其重者○不親迎則得妻親迎則不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婚若必拘於親迎之禮家貧而不能備則妻不可得矣若從殺禮則妻可得此所謂禮輕而食色重也若以踰東家牆而接其處子與止於不親迎者較之則不同矣

或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一條何以見是以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曰只看死字及不得妻字死生所係此見是舉食之重者不得妻而廢人倫絕後嗣此見是舉色之重者禮則指平常禮



任人此問只重在死字及不得妻字上不曾思見紛兄臂與樓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此一頭與之平稱便就見得禮終是重矣其矣孟子之善於辨折自非精義入神之學安得立談俄頃之間有此議論剖斷

任人之問蓋邪說也此暴行之文也任人蓋見孟子之論常持禮法而以為迂故私與屋廬子辨所以陰壞孟子之說也戰國之時議論大抵如此所謂功利之學也故孟子自以為承三聖任人發問之意極是不良蓋有無限不好事在後來乃人類與禽獸之所以分世道興衰否泰之所以判者噫危哉任人之意也孟子之功所以為大○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義理事物食色者其輕重固有大分者禮重而食色輕也然於其中

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者由任人所難則禮輕而食色重矣由孟子所論則禮重而食色輕終有不可易者矣○錯綜斟酌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即經也此章言則輕重自有大分者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即緯也此章言則或食色重而禮輕或禮重而食色輕也固不肯枉尺而直尋者輕重之不越其大分者也亦未嘗膠柱而調瑟者所重固在乎禮亦有時乎殺以就食色也聖賢於此錯綜斟酌云云愚謂如此章所論信乎學者察此而有得則不待計較論說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蓋經權兩盡其理也若皋陶為士章所論天子之父殺人為士者必執而刑之至使聖天子竊責其父而逃謂察此而有得則天下無難處之事者是可疑也



食色與禮孰重一章可見孟子精義之工夫制事之權衡非惟正大之理痛快人心而其雋永之味咀嚼無窮此等議論所謂中庸其至矣乎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欲得議論之當文章之妙者宜熟玩也

昔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

此章要細看數個為字○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須看為字故孟子曰然以其有此理也交曰云則失其所以可為堯舜之旨矣○上文所舉人皆可以為堯舜語本是今日文王十尺云反失其本旨且此言亦似有自杖其狀貌之類於湯文音故因舉人皆可以為堯舜而反之其曰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正應上文人皆可以為堯舜意言其不能為堯舜也

交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亦在湯文之間宜可為堯舜矣乃止是能食粟而不能為聖人如何則可此問甚是俗氣蓋不察所謂為者乃在脩為之間而不在于形體也若以形體言安得謂皆可以為堯舜耶○今交九尺四寸以長謂九尺四寸仍又長也此與或百里而遠或百里而近之類同○據曹交所論則不皆可以為堯舜矣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人皆可以為堯舜句內本不論形體今交云則難於形體論矣故孟子曰奚有於是亦抑之也亦為之而已矣此句最重謂為其所為也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云有力人矣



是則曰有力人者以其舉百鈞也曰無力人者以其不勝一匹  
雛也其為有力人無力人顧所任何如耳○且古之有力人者  
莫如鳥獲鳥獲能舉移千鈞人能舉鳥獲之任亦為鳥獲而已  
然則二字也要看與上文意連處蓋所以為有力人者在於能  
舉百鈞所以為無力人者在於不勝匹雛則所以為鳥獲者亦  
在於能舉鳥獲之任是皆不在於形體也此上盡是譬論至夫  
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則正言人皆可為堯舜意或者無  
以舉鳥獲之任說者泥而鑿矣鳥獲之任人固以不勝為患也  
如何為得所謂是誠不能也  
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

言人欲為聖人者豈以其才之不勝為患哉弗為耳蓋以其求  
諸性分之內則聖人與我同類者故無不勝之患若舉鳥獲之  
任則係於絕力又有不同者矣○曹交曰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是固以不勝為患也曹交此意便是自歸於稟質之弗強而不  
自責其學力之未加矣則為無力人則為有力人是亦為鳥獲  
此三為字輕與下文是亦堯而已矣是字同看若人皆可以為  
堯舜為字內却有道理此一語最有斟酌所謂言有大而非誇  
似誇而實也○有人於此一段諄諄於匹雛百鈞及鳥獲之任  
等語者見得所以為堯舜者在於為堯舜之事也即下文行堯  
之行誦堯之言服堯之服也

承上文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為之何如徐行後長者  
謂之弟云云○專以徐行疾行為言分明是為曹交有與失而



發而繼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語近而遠也故尹和靖  
曰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言哉斯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能盡  
孝弟是亦堯舜也此意已見於言外下文云云是也徐行後  
長者謂之弟正所謂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故又曰夫  
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朱子  
曰這是對那不孝不弟裏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  
是桀紂此語最得本旨蓋孟子真要說得為堯舜之容易處今  
或眩於堯舜人倫之至及堯舜之道大矣之詞則反惑矣原陳  
楊二氏之說亦本是發其所以容易者耳○陳氏楊氏一註不  
必依輔氏解說  
子服堯之服止桀而已矣

此正所謂莫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者言能為堯舜之事則為  
堯舜矣不能行其事則雖有湯文之體貌何足道哉陽虎固類  
孔子矣而不免為庶人○子服堯之服三句都頂就孝弟說然  
上文只言以孝弟而此却言服與言行者以其禮貌衣冠言動  
云云理故及之也  
徐行後長者一節言為堯舜之易子服堯之服一節言為之在  
我也但上節言徐行後節又改服與言則自曹交所病而發此  
論也

曰交得見於鄒君

見於鄒君而曰得假館而曰可以受業而曰願留其詞皆近倨  
而鄙陋不但假館而後受業為見其求道之不篤也味交此語



全未有決然之意孟子待之固不失為忠厚○味可以假館之詞似難孟子所言之隘而不欲請業于其門下也輔氏以為是富貴之氣習都未知味那居無求安之味在朱子亦為有挾貴求安之意○交得見於鄒君時孟子居鄒曹交以事過鄒願留者曹交自願留身於鄒也孟子原是鄒人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夫道若大路然如父當慈子當孝克當友弟當恭之類此理昭然智慧所共曉者故曰豈難知哉此正指衆人所可與知者耳若夫精微之蘊則亦有未易知者孟子與曹交言則如此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願留而受業於門所謂受業宜不止於孝弟

故夫道若大路然所該亦自廣則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亦豈止孝弟哉而曰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者謂歸就親長對留此而受業於師言也其曰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亦可見矣○夫道若大路不可謂道者孝弟而已矣豈難知哉亦不可謂孝弟之道若大路之易知也不如虛說道字若說道者孝弟而已則孟子上文已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而曹交乃又欲求道孟子乃又復告之蓋曹交之請亦欲求其所以為堯舜者耳

或言本文道字恐難專指孝弟曰孟子已說在前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然朱子何以曰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此一說○子歸而求之或以為反而求之非也歸字是對留受業



於鄒說故註云不必留此而受業也○子歸而求之令歸於曹而取諸已也則性分所蘊皆足以應其求矣故曰有餘師○隨處發見無不可師只言依他行便都是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道亦此意也

註云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是專以孝弟言而又曰性分之內萬理皆備謂之萬理孝弟之理在其中矣若專言孝弟則於性分字未完隨處發見無不可師者依那道理做便是以道為師所謂有餘師也○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所謂夫道若大路然者既曰有餘師信乎其不難知矣夫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者也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者或蔽於私或役於氣自暴也自棄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於前數

節見得求道之心又不為於後兩節即見得○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即朱子此註方知論語此章重在務本上○假館而受業依輔氏說是朱子亦謂其有挾貴求安之意正謂此也交蓋有感於孟子上文云云遂有求道之志故云云而孟子曰云不肩之教誨耳

公孫丑問曰小弁小人之詩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非君子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殊無溫柔厚之意○所謂怨者正註所謂哀痛迫切之情也非直指怨親其詩畧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又曰君子秉心維其忍矣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亦朱子云然也



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云云曰怨蓋以其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又曰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維其忍矣又曰君子信讒如或酌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彼循其詞而不察其情宜以為怨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有人於此越人閔弓而射之此之字正指有人於此之人也○無他戚之也故涕泣而道之不使其妄殺人而罹于罪也

小弁固怨矣然小弁之怨親親之情也夫親親者仁也仁者君子之道也而高子乃以為小人之詩高子之為詩如此亦固矣夫

越人閔弓而射之孟子之言不謂其不怨而直謂其怨之也宜然則其與舜之怨慕同者未盡然矣然必引舜之怨慕為言者取其親親之意在耳觀其曰親之過大不怨是愈疎也則其怨亦與小人之怨不同矣抑孟子亦非言與舜同也但曰舜猶怨慕云爾朱子亦僅取其兩句○集註云親親之心仁之發也依此當以仁為親親之根源○何以言之曰怨蓋高子以為小人之詩正以其處父子之間而薄之也不然三篇中之怨者多矣而獨咎小弁何歟孟子以為仁人之詩者又正以其處父子之間而取之也詩自有怨體蓋本於人情之所不能無者如小弁正怨之得體者也高子之為詩尚未足以識此孟子特取其怨蓋知詩者莫如孟子矣○怨只是哀怨不必直謂怨親也小弁數章豈皆怨親之詞如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亦有怨也但



不可死說是自怨而非怨親其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踈也亦非言其當怨親也○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朱傳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愚謂如傳之言則小弁之怨與舜之怨慕同乎疑未盡然也而孟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亦取其意類之大同耳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七子之母過在身家宜白之父過係宗社七子之母所失者不自制其一已情慾之私而宜白之父所失者三綱淪九法斃而四海覆矣此其過之小大可見七子之母雖曰過係身家然大節已墜亦難以語人道者矣如有國者有此婦人亦能使三綱

淪九法斃而四海覆也晉賈氏唐武韋楊之屬是已即褒姒亦是已○凱風只可說自責不可說怨恨身怨恨命便是怨不謂怨親也

愈踈不孝也小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凱風之所以不怨也雖均之為親之過然過有大小而怨與不怨各有攸當焉此孟子之所以善為詩也

親之過小而不怨是不可磯也

不可磯謂水不可容磯也○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問激者水激之也怒者水乎石乎曰非石怒乃水怒也水激石謂水所見激之石也實石激水而致怒也故小註謂水中不容一激石後世所謂釣磯是也磯即是石但水中或水涯



石乃謂之磯。○既云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則其怨以親之過大矣。以親之過大而怨安得為全不怨親哉。孟子之意自出於至公至正而後人乃以朱子詩傳之言而過為褒飾何哉。小弁之所以怨者以其不忘乎親也。昔劉錡所處與宜白畧同。因從諸葛孔明登樓去其梯而問計。孔明教之曰：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伯錡遂出外。此則為忘其親而不怨矣。但凡人情處親戚朋友間有不合如速性去撇不以介懷者則薄矣。安得以其不怨而取之哉。孔明之為錡謀於智識則極高矣。若揆以聖賢之術似當復有所言而止於此。此則孔明之學也。

上節以越人闕弓與其兄闕弓分兩意。則小弁之怨其兄闕弓之類也。此節愈疏與不可磯意屬凱風而上節越人闕弓者將

無所屬只是以對其兄闕弓言。此下有凱風何以不怨之間。乃云：○越人闕弓而射之一節言至親之地豈同路人能無痛切於心而哀怨乎。下文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即此意也。但對凱風而別之耳。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五十而慕此解作怨慕亦借解耳。其實舜三十登庸已不格姦而允若矣。何至五十猶有怨乎。其怨乃在往于田之日也。○一說不是借說慕生於怨故曰怨慕也。○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此時親或已亡。怨慕似是哀慕之心。蓋舜五十時已得慕親而順之久矣。此曰慕者其心猶在於親也。小弁之怨亦切於其親耳。故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疎也。愈疎則心不在於親而慙



然如路人矣故為不孝然則所謂怨者只是哀怨之謂不必太  
泥於怨已或怨親也怨已之說近之○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不必拘親之過大過小也只是認個怨字其實當時若不著此  
一語亦好

五十而慕還作不得於親說與萬章篇首意不同矣舜之所以  
為至孝者正以其怨慕則小弁之怨未為不孝大抵此章怨字  
不必說怨親亦不必說怨已怨恨也說作自怨之之凱風雖自  
責亦無甚恨字今取而讀之與小弁迥不同若論所由則舜之  
怨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未免為不同  
也

小弁之詩孟子取之至引舜之怨慕而證朱子擇其我罪伊何  
之句亦以舜之父母之不受於我何哉之書明之蓋皆取其意  
之近不使人目為小人之詩耳若究其實則小弁一詩怨親之  
詞不少豈得與舜之怨慕同語但涕泣而道之論則確論也故  
雖怨而不為小人之詩觀其戾申之後輒忘其殺親之仇則其  
怨慕之不如舜遠矣此一說○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云下  
二句皆指既生以後說所以申一體而分之意新安陳氏以為  
此由子生之始而推其未生之前者非也○小弁詩註豐城朱  
氏曰舜之怨怨已之不得其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  
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忿然無  
情也無情視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失乎宜白中人之資  
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太舜之事望之也愚



謂觀其戍申之役渾忘其殺父之仇亦可知其怨慕之不如舜  
遠矣○註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云為作此詩至  
詩經則註曰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而惑之生子  
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  
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何所據也○按朱子於二  
書註一謂此詩作於太子之傳一謂出於太子自作其不同如  
此所當知也○又按所謂作詩以自怨之語則此怨字與大舜  
怨慕之怨同也但與凱風何以不怨一句不合蓋凱風非不怨  
已不怨親也故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或曰小弁自怨猶自恨  
故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宋經將之楚

此其字指秦楚之王及三軍之士非指說者也○我將言其不  
利也似亦未為甚違於理孟子却力沮之者欲其因是行而開  
二正以仁義之道庶幾乎生民之福遠大之業也故即其利之  
一字而究論之如此當時以為迂濶者也○三軍之師就在上  
人說言其將也三軍之士就在下人說言三軍中人也有有他  
者有無位者自將校以至卒伍皆士也○下文為人臣者為人  
子者為人弟者皆三軍之士也

宋經戰國之士耳孟子逆知其所以說秦楚者無他只是以利  
害入之耳孟子以為如此使其說入則人人只各從利上尋求  
依舊是這事件兵隨罷而隨構矣故開以仁義使其因是行而  
有補於名教而亦實有利於國人也自恒情觀之宋經之言似



未可大駭而不知其有伏禍也

為人臣懷仁義以事其君云云如此則君有正臣又有孝子兄

有賢弟四境之內同一尊君親上之誠舉國之人同一愛親敬

兄之願人心既振國勢自張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總註曰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云云明辨之也此

章要緊處都說了讀者只要真會得由宋牼之說則秦楚構兵

都不論是非不論得失只是無利便不當為推是心以往昔惟

利之求矣寧不至於仁由孟子之論則天下只看個仁義且當

為者如秦楚構兵要非仁義之舉若以仁義說之吾言一入則

彼之兵自息亦足以活許多生人之命且使彼惟知仁義之為

美而務之由是仁必愛親義必敬君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雖

不求利利在其中矣此章與首章首篇同一機軸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

孟子居鄒處於平陸居處二字少有別居意常處意暫蓋鄒是

父母之國平陸其所寓也○季任為任處守處對出而言蓋君

出而為君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

受之而不報

報者不往荅拜也

連得問矣

謂已得問而問也非謂孟子所處有間隙處也故大註云知孟

子曰享多儀

四書

孟子

五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後志于享此數句皆書詞  
出洛誥周公告成王以御諸侯之道也今備述本文及蔡傳如  
左方知享之道但書所享指天子孟子引之則謂享賢者事也  
洛誥本文○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  
物曰不享惟不後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註此  
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  
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  
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  
惟不用志於享則國入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  
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墜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  
可不以敬存心辯之於早察之於微乎○儀禮意也對物言集

註只云禮也其下文便云禮意禮有本有文此禮字蓋指本文  
多厚也不可因多字遂謂是禮文

享多儀謂享上主在多儀必先有享上之禮意然後用物以將  
之方成享也今也不後志于享而儀不及物則不成享矣此分  
明是說儲子得之平陸而但以幣交也惟屋廬子便解得者未  
屋廬子樂正子都聰明

曰不享謂非享也○惟不後志于享言物雖備而誠不至也○  
惟不後志于享言但以物為享也

為其不成享也言既不後志于享則所謂享者特其名耳實則  
不成享也故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  
虛拘



四書章句 卷之四 五十一  
為其不成享也一句最當玩味要見是發上文未發之意莫與  
上文不享一般者要深一步正是解那意○自儀不及物者觀  
之自以為享矣殊不知享主多儀此特其末文耳固不成享也  
成享之意孟子自解其所以之齊不見儲子之故矣孔子稱夷  
齊為求仁得仁子貢則知其不為衛君李克為魏侯卜相但曰  
五者足以定相文侯即知相魏成故舉一隅貴能以三隅反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

屋廬子悅已得孟子之意矣或問之雖聞其言未得其意也故  
問之猶曾子曰唯門人問曰何謂也一說是問其由鄒之任見  
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之故○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  
境內平陸去齊國都必密邇若隔信宿則儲子似亦不可縮相

印於外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可知其密邇也○輔氏註制  
於禮簡於禮二禮字看來不同制於禮戶謂不得之鄒為禮所  
制也○昨有問通章題目如何分截破一時頗難主張看來當  
一頭兩脚孟子居鄒至受之不報一截他日由鄒至為其不成  
享也一截屋廬子說至末一截仲殊如此說  
先名實者為人也

名實二字要做一類者不必謂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大註  
自分曉曰名聲譽也實事功也大凡仕進的人所圖便在此二  
者○為人似可兼正若救民而朱子於此獨言救民大抵必正  
君而能救民也○夫子在三鄉之中則是志在為人而非自為  
者矣今乃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既不成為人亦不成自為



仁者固如是乎○夫子在三卿之中大國三卿是時齊雖僭號稱王卿猶仍舊按周禮天子六卿

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

此條是反髡所問意蓋髡所問意言不為人則自為孟子舉此三子言伯夷不屑於就者也下惠不屑於去者也伊尹則有去亦有就者也去者是仁不去者亦是仁安得拘以為人與自為顧其所存所處何如耳○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若伊尹則賢亦事不肖亦事然猶有去就也至於柳下惠不惡汚君不羞小官則又不屑於去矣三子制行之不同如此○五就湯五就桀與不惡汚君不辭小官似同而實異蓋伊尹是逆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故雖五就桀終去之而相湯以伐桀便是

要汚君也其於太甲曰子不狎于不順故太甲於桐其任為如何其惡汚君又如何以此亦可見其卑小官矣○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此下位不指有官者謂士庶也伯夷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故云此伯夷之無私心而合天理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伯夷何心哉理亦宜然也○不惡汚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何以見其仁惠嘗曰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挽我哉又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惠之制行如此心豈有私哉理豈有悖哉亦可見其仁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尹何以見其仁尹之始就湯應聘而來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及湯進之於桀又欲以所以事湯事桀也至於數往返而桀不可化乃相湯奉天命以伐桀而救民也豈為



利哉是其心亦公而於理無違矣

君子亦仁而已矣說開去不指三子孟子自謂也以謂承三子言則可曰三子者不同道亦見得伯夷為後名實一等人伊尹柳下惠合為先名實一等人矣但孟子所及髡意重在夫子在三卿之中至仁者固如是乎數言何必同一句最重○總是無私心而當理以為有私心則不可以為不當理亦不可固皆仁之所在也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與論語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是皆以心言就事上論心也故曰其趨一也不必以無私心為心當理為事主心而言事亦在其中矣論語盡述師說此是略緊括其說此二字主心言是就處事上指出他本心處

### 公儀子為政

為政者相國之任為臣則凡布列庶位者皆是○如云齊桓公任管仲為政子產聽鄭國之政可見

### 華周杞梁之妻

華周杞梁事見左傳所謂杞殖者即杞梁也所謂華還即華周也二人皆齊大夫也所謂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謂使無出力而死戰也吳氏程按左傳禮記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說華周猶前篇稱禹稷過門不入

### 有諸內必形止無其功者

二句一類事者已之所為功者人之所歸謂功名也

### 孔子為魯司寇



臠肉臠孟子作燔註作肉至炙燔者詩臠炙芬芬○不脫冕而行言急也蓋冕非行旅服也史記作孔子遂行得其意其曰遲遲吾行者受女樂之時姑且遲者欲托微罪而行也至是則可以急行矣方子路請行夫子曰魯今且郊云孔子蓋逆策其不致臠肉矣或曰設致臠尚可留乎曰當時君臣俱溺志于女樂其失政失禮處自多百孔千瘡如何患無詞可以行決不以淹也

乃孔子則欲止苟去

二句不可指作一意看大註又字微罪屬孔子或以屬君相者非也或曰如此則大註何以云不欲顯其君相之失曰正合也蓋孔子不以微罪自居則其失在君相矣汪氏註愚以為未安

更詳之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謂孔子以臠肉不至而行其用意欲人咎其以細故去國在孔子有微罪也非謂以君相之微罪而行也此所以為不顯君相之失以為用意忠厚也然雖細故亦其故也故又曰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此一說也○欲以微罪行使人咎其可以無去而必去也不欲為苟去在已亦有辭於去非全無可去之故也

據本文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則分明是不指謂其君之微罪也但自以微罪行此便不欲以顯其君相之失矣蓋過則歸已善則歸君之意後人如汪氏乃忘味於本文只因大註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字面而隨為之傍緣解說豈不得其真味也○或



曰既托膳肉之故而去便是有故而不為苟去何朱註以為二  
意曰上句微罪字重其失在已也下句不苟去字重其失在人  
也○一說不欲顯其君相之失顯字正對微字言只是謂君相  
微罪也○舊說微罪指君相或曰於君相不宜加以罪字白何  
害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在上人之失亦可言罪也  
近說以罪字屬下人故大註言君相之失不言罪也○按語類  
曰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言之則顯君相之失不言則已  
為苟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膳為得罪  
於君耳汪氏蓋未考也○曰因膳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  
其不致膳為得罪於君耳似謂孔子因得微罪於君故不致膳  
而不得不去也以此而去非以君相受女樂而去是為不顯君

相之失也○見幾明決自桓子受女樂時已決於去矣用意忠  
厚則且遲之托以膳肉不至而去也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  
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則紀其實也可見其見幾明決矣  
孔子之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非孟子不能知泰伯之逃荆  
蠻不欲顯其父之失非孔子不能知噫人之德量相去遠哉微  
二夫子至今不知泰伯之為至德而孔子之厚於其君也○君  
子之所為至不識也當依上文君子亦仁而已矣例其大註云  
蓋聖人於父母之國至用意忠厚如此固非眾人所能識也此  
數句都附在大文不欲為苟去二句而起下文二句意

新安陳曰堯本辯口滑稽之徒楚詞曰突梯滑稽註滑亂也稽  
同也言辯捷之人亂異同也漢書曰滑稽即東方朔轉利之稱



又楊雄酒箴負轉貌本酒器也轉註吐酒終日不已若今楊燧樽也

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

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助不給是一節省耕省斂天子諸侯之所同也自入其疆至有讓是一節言天子巡狩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言諸侯述職之事以上文觀之則賞罰征討之柄皆自天子出固無有樓諸侯以伐諸侯之事者也故繼之曰是故天子伐而不討云而繳云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是故二字分明承上集註曰自入其疆至則有責改讓為責皆讓者宗廟諱也英宗樸安懿王允讓之子後欲追稱為皇考不果改稱皇親○自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至六師移之皆舉先

王之法而承之以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至伐諸侯者也以見當時諸侯之違王法不止樓諸侯以伐諸侯一事但即此一節明其無王而上文所舉先王之法皆在所違中矣詞簡而意該不可不知也○自天子適諸侯至六師移之皆舉三王之法就見得五伯之違王法也便見得五伯為三王罪人不必依陳氏謂使居三王之世方為罪人

土地辟謂增墾也田野治指熟地言下文土地荒蕪則蕪田野不治在其中○土地闕無閒曠之地也田野治無荒蕪之田也養老者無凍餒之老也尊賢者知重有德也俊傑在位者收用人才而不取掊尅之徒也此一句專指布列庶位以脩百職者不與尊賢相混○獨言土地荒蕪則田野不治蕪之美遺老者



四書章句  
卷一  
五十九  
棄老者而使失其養也失賢者不見用所謂考槃在澗白駒空  
谷或居東海之濱或居北海之濱也陪剋在位者畜聚歛之臣  
也

遺老失賢陪剋在位則有讓王者亦訪察不然初入其疆亦難  
辨其陪剋與俊傑也○慶以地或曰三王之世九州之內自先  
王建邦分土時便已星羅棋布本無閒地則當如何曰割土地  
荒蕪遺老失賢者之地以賞之曰三王之世命討素行威令素  
舉其四隣皆無有土地荒蕪者則又當何如曰孟子不云乎此  
其大畧也○則有讓不言所讓者何事豈以上文以慶有地在  
而意自可推耶○或曰善善長惡惡短不削地亦未可知○貶  
其爵公貶為侯侯降為伯也○削其地又是一節不拘公侯皆

封百里伯七十里始封時制也○六師移之註既曰誅其人而  
變置之則非滅其國矣○大抵貶其爵及削其地者易世則復  
之何所據哉以誅其人而變置之見得後章曰變置社稷變置  
二字終與滅字不同

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討者端拱穆清之上但出  
令以討罪人也伐者率一人之命舉三軍之師往取罪人以復  
于上也若樓諸侯以伐諸侯則何所出令何所承命但以形勢  
驅率隣國而為之辭以就其私而已○是故天子討而不伐通  
承自天子遺諸侯以下蓋諸侯朝天子及省耕省斂等皆出自  
天王之制也○方伯連帥蓋只是一人平時為方伯征討則稱  
連帥也蓋古者兵民為一凡公卿大夫士當征伐時則皆稱軍



師卒旅之長尚未詳詩王風揚之水傳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知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

五伯之伐諸侯而必樓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湏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爲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樓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樓牽也牽連也樓牽最有意且五伯何不自伐國而必樓諸侯以伐之邪此五伯之所以爲假仁也此五伯之所以爲無王也○奉天子之命以伐諸侯則可樓諸侯以伐諸侯則不可○自入其疆至有讓南軒云天子入諸侯之國者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爲國莫先於農

桑莫要於人材也看來亦不必如此今人多用以爲題目主張不必可也何也以有養老一事在養老自是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所謂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難以爲賢才也

大註自入其疆至則有責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此乃朱子解註分析意思非謂孟子因上文說巡狩述職二項此又分言其事以實之也蓋其自天子適諸侯至此總言舉先王之法以律當時諸侯耳○春省至不給下文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處雖不及照應此二句然只此二句亦見得當時諸侯爲三王罪人處蓋當時此法盡廢矣那一件不是得罪三王處○三王合周文武而言蓋因周公思兼三王處來周家正業雖文王所興然當時巡狩述職許多事豈文武所得與



邪或曰得志行乎中國孟子說文王處多矣又何容喙

五霸桓公為盛條

五伯桓公為盛依此則丁氏所謂夏昆吾商大彭周豳韋者雖不錄可也○或曰亦未見得本文未嘗曰周五伯桓公為盛亦未嘗曰五伯周桓公為盛○東牲陳牲不殺也既殺則有而在不容不軟也蓋此個牲特地是取而用故朱子知其為不殺也印本作讀書加封牲上蓋讀其書而加於不殺之牲體之上也然與東牲載書之旨不合一本作匱字亦未可曉

大抵讀字差春秋大全亦作讀字蓋皆差也一本作櫃字為是矣作匱字亦誤○葵丘之會諸侯為一句非諸侯東牲載書而不軟也謂桓公也雖諸侯同盟主之者桓公則東牲載書非

事一意而何東牲者東縛之於壇上既不殺則不容不束縛○

訓不孝蓋為當時諸侯有溺愛而不知其子之惡者故云

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亦為當時有此事下皆倣此○無易樹子世子之樹也上則已為天子之所命下則已為國人之所戴故不易也然萬一有罪亦不容不易故先之以誅不孝二義自可相徵也○無以妾為妻妻所取以配身敵體而上承宗廟者也妾庶安可以尸之如此不惟輕其身且輕先君矣

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賢者皆有德者也才者於道固亦各有所得也陳氏之說非○賢者尊之是致其隆也才者則育之以為用耳此皆有輕重然何不連眾人百姓皆育而獨育其才者豈不均彰有德○俊傑在位便是育亦不必說如今學校育才



按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德字亦該賢與能  
士無世官恐非才也官事無攝恐廢事也

取士必得取之則以為官矣世祿者亦在所取

無專殺大夫必自天子出也與下文無有封而不告同意若士  
以下自己出矣蓋天命天討天惟以付之天子而非他所預也  
故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壅泉激水是兩事壅者以自利於己激者以嫁患於人下文專  
小利即所謂壅泉也病隣國即所謂激水也○壅泉與激水不  
同泉者其源也水者其流也○泉水若利於己國則壅激之以  
歸於內是為專小利也泉水若不利於己國則壅激之以歸於  
外是為病隣國也然專其利於己則必有病於人矣嫁其病於

人則亦為利於己矣○所以曲防者非專其利於己則貽其害  
於隣也故大註發出專小利病隣國之兩端盡之矣

言歸于好言蓋語辭如詩經言旋薄言之類若永言孝思之言  
則解曰念也○言歸于好不得違五命之禁也新安解作無構  
怨也恐不切且接下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不來茲丘五命非  
桓公所自為一明天子之禁也一字不當作輔氏說蓋泥志一  
氣一之一字非也一者定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

長君之惡者未必皆君之惡也君之惡者未必皆長君之  
惡長君之惡其罪小猶云齊桓公正而不諱對下句言耳○逢  
君之惡所謂賊其君者也安得不為諸侯之罪人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五伯壞三王之法故為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壞五伯之法故

為五伯之罪人今之大夫賊其君故為其君之罪人○黃氏曰

抄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極

為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於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

三王以上之議論耳○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五伯

之功罪云正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歟蓋以五伯律今

之諸侯則見其功以三王律五伯則見其罪正與邵子之言合

曾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非史記所載慎到也到趙人學黃老之術嘗著書本傳不

言其仕進慎子曾也名滑釐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輔氏似以為殃民之事堯舜所不容者非也者字分明作人說

明其為堯舜罪人所以斥之也然且不可新安以為就使克敵

禍方深耳非也此正是下文吾明告乎云之意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然且不可是言於理不可也故下文引其君以當道以百里之

魯益而至於五百里豈理乎况又欲伐齊取南陽而可乎然且

不可下亦當足一句云况未必勝乎

一不教民而用之一條言其徒殃吾民而不足以勝敵也一戰勝

齊一條又言縱使勝敵而於理亦不可也下文徒取諸德一條

即以申後條意天子之地方千里以下凡三條即以申前條意



自天子之地方千里至所益乎是然且不可之說王事而言故  
下云當道自徒取諸彼以與此至况於殺人以求之乎是殃民  
之說主心而言故下云志仁孟子此章之義大責如此與下  
章朱子小註不同恐小註未安大註自明

周公之封於魯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方止也謂止是百里而已地非不  
足也而儉於百里儉者王制所限不可越也  
徒取諸彼以與此

徒取諸彼以與此自慎子言也謂取齊魯魯也○然且仁者不  
為以其非道所當得也况於殺人以求之乎此正然且不可之  
說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或謂引君當道即是志於仁盖未察孟子之意也如此朱子何  
乃謂事合於理心在於仁心事二字須分明且以下章君不向  
道不至於仁照之尤信○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以  
其非道也而乃係於仁以此一句究之則仁與道亦不全判然  
為二但上文之意則實有兩段也

今之事君者

是富桀也桀不當富也是輔桀也桀不當輔也君不向道不志  
仁只應引之以向道志仁而乃富之為之強戰此其所以為民  
賊也○嚮道即當道也當道即當敵之當亦向也朱子上章註  
曰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是兩平解也今此小註



則曰不志於仁所以釋不向道之實且曰上章方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亦言志仁之為當道耳此說未必與集註合且上章集註既兩平解而此章又不復解安知其不即是上章意耶小註之說亦決無害於理所以不從者以上章上文之言具此二意凡兩見此二語實以終其義固不容混也○且夫一則曰道曰仁二則又曰道曰仁豈固繁其辭哉義必有歸也至當歸一故不能兩從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

言若專以此等為良臣而不復改圖必爭奪而至於危亡矣○由今之道一條主人君言蓋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惟富國強兵是務則所謂後義而先利不仁不厭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後

必有灾者信乎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本文由字與變字主君言以此二等為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

今之所謂良臣欲藉以得天下也殊不知若用此人雖與之以天下亦不能居然則為君者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其謬哉○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猶臯陶謨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傳曰百僚百工皆言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愚按此曰道曰俗亦然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擊為猛獸之發故曰吾治生猶孫臏用兵商鞅行法智不



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足以取予強不足以有守雖欲  
學善術皆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  
能試有所長非奇而已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欲  
以其居積致富之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路道也路道  
安可傳行於中國彼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云曰  
請言路道之所以不可行於中國者天貉五穀不生云云  
夫貉五穀不生一條

無城郭則無營築之費無宮室則無構造之費無宗廟祭祀之  
禮則無犧牲粢盛酒醞之費無諸侯幣帛饗食殯則無朝會饋賜  
宴勞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食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幣帛大抵九綾羅絹綉之類及銅錢貨物皆幣也故又謂之錢

幣又曰公卿議錢幣錢幣蓋通名帛只是其一端錢自太公九  
府圖法便有○帛束帛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而遺了城郭宮室此古人文章也  
欲輕堯舜之道一條可見孟子議論有歸宿處○什一而稅堯  
舜之道也可見三代皆是因之○大貉小貉謂彼為大貉此為  
小貉也大桀小桀亦然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白圭所以自負其過禹者蓋其隄防一築而國遂不被其害無  
四乘之勞無八年之久故耶然其妄甚矣

子過矣

不必謂子之言過矣只謂子過矣以其失言也下云吾子過矣



亦以其言如此而責其過也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字是朱子添助字只說水之道亦便見得是順水之性○或以為性與道不同順其性即道也此說似善解剝但非虛心自然所見夫順其性者人也如何以人之道為水之道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

正是水之道處此禹以天下為度也今吾子以隣國為壑利己以害人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

水逆行云所惡也今吾子以隣國為壑是壅水以害人與洪

水之災無異其亦不仁矣而乃誇以為愈於禹吾子過矣吾子過矣不必說為禹罪人只謂其言之過

君子不亮惡乎執

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意大同小異觀註云凡事苟且可見若彼處難下苟與字輔氏以為此以守言彼以行言者恐大分析矣既失其執持其何以行之哉其實一也但語意各有緩急耳亮者貞固也貞而不諒之諒只是固也

賈誼曰執此之信堅如金石亮有堅固之意故曰惡乎執做得亦做不做得亦罷言則無物行則無恒且行且却乍作乍輟事不可立功不可成○亮以心言心所以主乎其寧者也故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如此則與人而無信章自有少異矣○孟子嘗謂大人言不必信而此乃教人執諒何也蓋彼所謂信者不貞



而固者也此所謂諒貞而固者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樂正子強乎即今所謂有力量也

好善足乎

言豈便足以治國耶

夫苟好善云告之以善

由是以天下之善而理天下之事豈不誠綽綽有餘裕哉而况

魯國乎○若對下文國欲治可得乎則此一條只是說國非中

優於天下一句意乃是申那一條意連而况魯國乎○今當改

云夫苟好善云告之以善吾見衆善咸集衆務畢舉國其有

不治乎

吳仲殊謂好善則天下之凡有強勇智慮多聞識者皆出

告之太水高矣此三者當世之所尚未聞其為孟子與樂正子

之所尚也且彼所謂強勇智慮多聞識自與孟子不同道

夫苟不好善條

訑訑本不好善之人訑訑也予既以知之者人不樂就之而云

然也○言其人訑訑然善已知其為人矣就之何為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云所去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而仕者三所去而不

仕者亦有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

迎之致敬迎字迎接也非出迎也



此章所重在言將行其言也故以為見行可之仕而先之以迎之致敬以有禮者序事之法先接見而後及言議也言將行其言也其言行則其道行矣○迎之致敬以有禮敬在心而禮其文下文曰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可見所重在言將行其言也

首段口講當云迎之致敬以有禮是故君子之所樂就者然不特此言焉又將行其言也此尤君子之所樂就者故就之蓋二節雖均之為君子所樂就但所重則在於將行其言若禮貌雖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矣○言將行其言也將云者以其未仕也故言就○凡言去者有就而後有去也故上云將行其言下不云將只云言弗行也○言將行其言也一說人君許以行其

道也

次雖未行其言也條

公仰視蜚鴈而去言孔子既以禮貌衰而去則其初之所以使衛者決以迎之致敬有禮也故曰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

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是何故有崑崙窮蓋為其君不我以耳所謂孔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節之交正為此也以此觀之可見靈峯所謂欲去而不能去者為得其實矣故下文曰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行其道與從其言不同行其道如彼之道明德也吾行其明德之道如彼



之道新民也吾行其新民之道彼以堯舜之道望我吾行堯舜之道也彼以湯武之事望我吾行湯武之事也此是行其道者從其言只是為他因事納誨如有所諫諍之類與上文言將行其言也言字不同彼即是行其道也觀本文大者及大字最分明○此末一段只言就若不如是則不就而去在其中矣然亦只是暫時之就終須去耳○所謂公養之仕斷是位卑祿薄抱關擊柝者何則其君大者不能行其道其次不能從其言至使飢餓於其土地欲去而不得去則非為貧而仕而何哉此所當辨○大註然未至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是一意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又是一意言不至於甚窮亦不受然雖受亦不多受也

其始也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此正也其次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不得已也其下周之亦可受也又不得已也○朱子小註一說謂三段話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

又曰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舉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苟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按前篇謂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則膠鬲為紂之臣矣今註曰膠鬲遭亂鬻魚鹽文王舉之



則又似一人從側微而起者豈紂無道棄賢或賢者自去之膠鬲於是乎復隱處販鬻而文王舉用之耶

或曰彼既為紂所任雖去何能俯首鬻販間邪蓋二人也曰范蠡曾為越臣矣終去之五湖而為大賈稱鴟夷子皮又按國語曰膠鬲與妲己比而亡商則本是一人先事紂後事周亦如伊尹之就桀就湯也國語註曰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則實一人也國語之言未必可信而其為一人則可知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一條

此條總是言雖上智之人於天下之事一一經涉過方得若身處順境則無由經涉天下許多事務曲折而所就亦小矣故引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今讀者多欠體貼若要熟熟字

謂義自家相便習也潛室陳氏註可取○餓其體膚不言餓其腑臟而云體膚者人受餓則體膚消削其歸固在體膚也○空乏其身總括上苦勞餓三句再說無去處了自身字實包得心志筋骨體膚若以窮瘁不遂解又犯了下句行拂亂其所為故定從包上三句為是

動心忍性成其德也增益其所不能成其材也或謂只動心忍性便是增益不能則欠了才一脚未週也○不必如新安陳以苦心志為所以動心勞餓空乏為所以忍性勞餓空乏獨不能生善念乎苦心志獨不能忍嗜欲薄滋味乎

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與下篇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同然雖指氣稟食色言終不與告子同告子指



氣稟食色即是性孟子此言即指其氣稟食色之性也氣稟之性猶性在氣稟中有昏明厚薄之不同以食色言有輕者有重者此便係於氣稟也

孟子深闢食色性也之說而動心忍性之性仍是食色之類深斥百里奚自鬻之說而又謂百里奚舉於市其辨云何曰性雖指氣稟食色然形色天性也氣稟食色中固自有性在百里奚為人養牛莊周與范氏皆明言之此不足辨但無干穆公之事耳○氣稟食色是兩件如子路之勇子張之辟是氣稟之性宣王之好貨好色之類是食色之性

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者蓋此數人者雖皆上智之資然其得於世故之閱歷世味之備嘗者至多若以其天資之美則猶未

辨一辯

足以勝大任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

困心衡慮而後作者其改過得之已微色發聲而後喻者其改過得之人雖均之為中人然又畧有高下一說一則以不能謹於平日言一則以不能灼於幾微言不必論高下但小註頗乖似當從前說○人恒過即下文註所謂不能謹於平日不能燭於幾微也

此一行他本遺漏

入則無法家拂士

法家之法字與法語之言法字同如漢之汲黯吳之張昭唐之魏徵宋璟其庶幾乎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楊震四世五公皆正人也其法家乎乃人君所嚴憚者拂士只是輔弼左右之



四書章句 下卷十四卷  
士比法家意次法家是世臣拂士是方仕者有親踈尊卑之辨  
敵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曾有武仲之據防楚有伍子胥之  
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生死二字活着如國亡身危而名辱雖不死亦死道也若舜發  
於畎畝傳說舉於版築則自憂患而得生道矣大註以全字貼  
生字亡字貼死字尤有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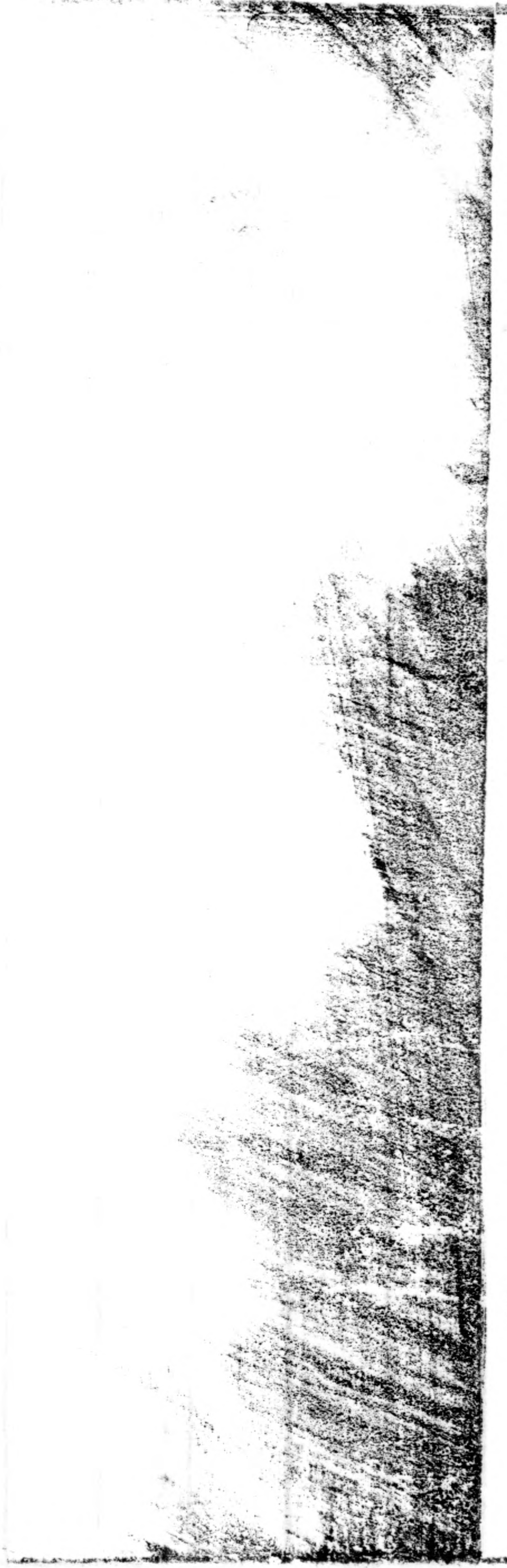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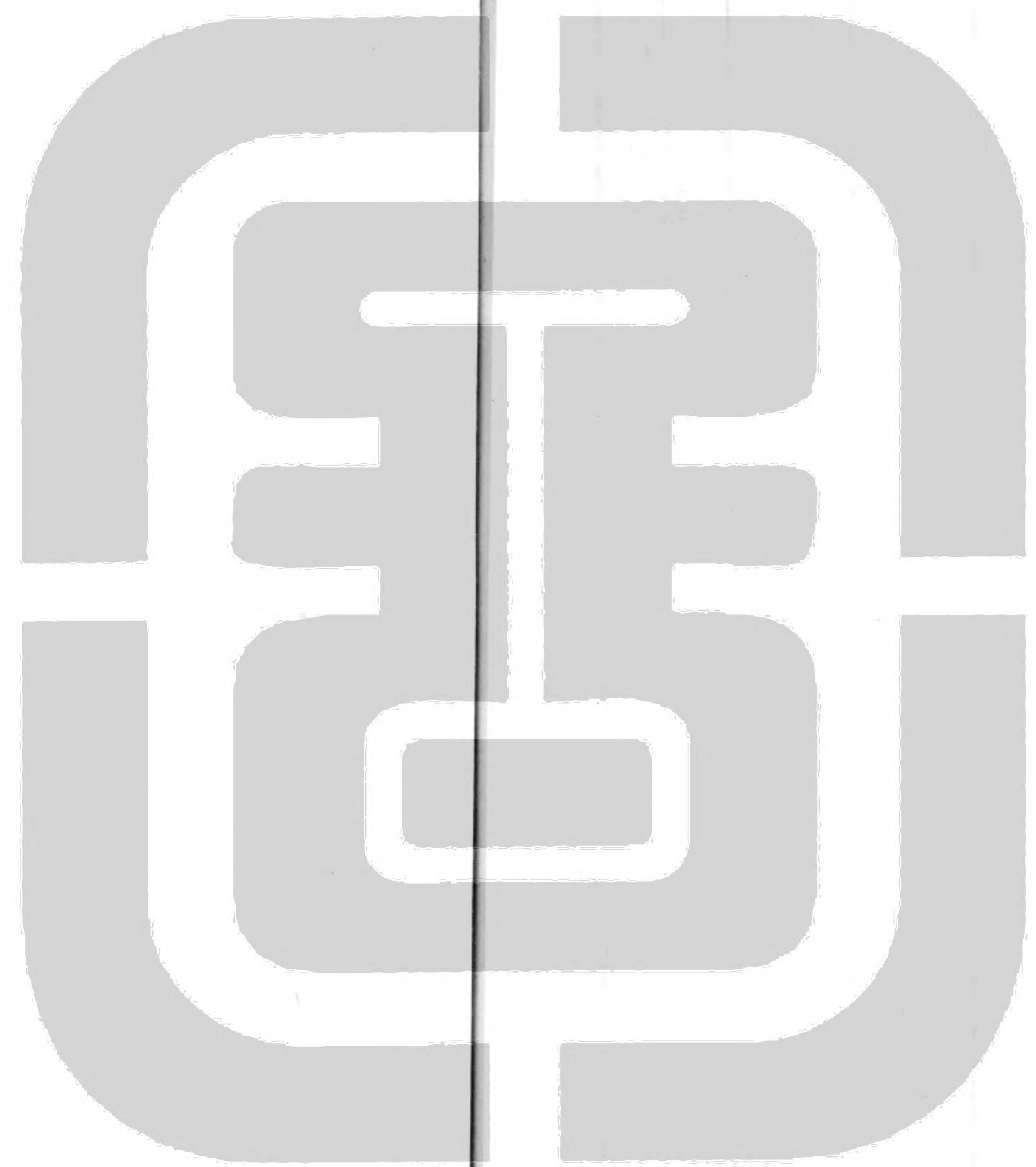
不可如新安陳氏所分貼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逐節都  
有當味入則無法家拂士一節大註云此言國亦然也則以專  
為死於安樂者非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 章

予不屑之教誨者不教之教也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章句卷之十四終





四  
卷



